

# 小彼得

著・倫妙・爾至・且・利牙匈

畫・斯羅格・治喬・國德



九二九一

行印局書潮春

# 得 彼 小

話 童

作倫妙爾至・利牙向

譯 霞 許

序 迅 魯

行 印 刷 書 潮 春 海 上

## 序言

這連貫的童話六篇，原是日本林房雄的譯本（一九二七年東京曉星閣出版），我選給譯者，作為學習日文之用的。逐次學過，就順手譯出，結果是成了這一部中文的書。但是，凡學習外國文字的，開手不久便選讀童話，我以為不能算不對，然而開手就翻譯童話，却很有些不相宜的地方，因為每容易拘泥原文，死搬硬譯，令讀者看得費力。這譯本原先就很有這弊病，所以我當校改之際，就大加改譯了一

通，比較地近於流暢了。——這也就是說，倘因此而生出不妥之處來，也已經是校改者的責任。

作者海爾密尼亞·至爾·妙倫 (Hermynia zur Muehlen)，看姓氏好像德國或奧國人，但我不知道她的事迹。據同一原譯者所譯的同作者的別一本童話『真理之城』(一九二八年南宋書院出版)的序文上說，則是匈牙利的女作家，但現在似乎專在德國做事，一切戰鬪的科學底社會主義的期刊——尤其是專為青年和少年而設的頁子上，總能夠看見她的姓名。作品很不少，緻密的觀察，堅實的文章，足夠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作家之一人，而使她有世界底的名聲者，則大概由於那獨創底的童話云。

不消說，作者的本意，是寫給勞動者的孩子們看的，但輸入中國，結果却又不如此。首先的緣故，是勞動者的孩子們輪不到受教育，不能認識這四方形的字和格子布模樣的文字，所以在他們和這是毫無關係，且不說他們的無錢買書和無暇讀書。但是，即使在受過教育的孩子們的眼中，那結果也還是和在別國不一樣。爲什麼呢？第一，還是因爲文章，故事第五篇中所諷刺的話法的缺點，在我們的文章中可以說是幾乎全篇都是。第二，這故事前四篇所用的背景，是：煤礦，森林，玻璃廠，染色廠；讀者恐怕大多數都未曾親歷，那麼，印象也當然不能怎樣地分明。第三，作者所被認爲『真正的社會主義作家』者，我想，在這裏，有主張大家的生存權（第一篇），主張一切



應該由戰鬪得到（第六篇之末）等處，可以看出，但披上童話的花衣，而就遮掉些斑斕的血汗了。尤其是在中國僅有幾本這種的童話孤行，而並無基本底，堅實底的文籍相幫的時候。並且，我覺得，第四篇中銀茶壺的話，太富於纖細的，瑣屑的，女性底的色彩，在中國現在，或者更易得到共鳴罷，然而却應當忽略的。第四，則故事中的物件，在歐·美雖然很普通，中國却縱是中產人家，也往往未曾見過。火爐即是一；水瓶和杯子，則是細頸大肚的玻璃瓶和長圖的玻璃杯，在我們這裏，只在西洋菜館的桌上和汽船的二等艙中，可以見到。破雪草也並非我們常見的植物；有是有的，藥書上稱為「獐耳細辛」（多麼煩難的名目呵！），是一種毛茛科的小草，葉上有毛，冬末就開白色

或淡紅色的小花，來「報告冬天就要收場的好消息」。日本稱爲「雪割草」，也爲此。破雪草又是日本名的意譯，我曾用在「桃色的雲」上，現在也襲用了，似乎較勝於「獐耳細辛」之古板罷。

總而言之，這作品一經搬家，效果已大不如作者的意料。倘使硬要加上一種意義，那麼，至多，也許可以供成人而不失赤子之心的，或並未勞動而不忘勤勞大眾的人們的一覽，或者給留心世界文學的人們，報告現代勞動者文學界中，有這樣的一位作家，這樣的一種作品罷了。

原譯本有六幅喬治·格羅斯(George Gross)的插圖，現在也加上了，但因為幾從翻印，和中國製版術的拙劣，製版者的不負責任，已

經幾乎全失了原作的好處，——尤其是如第二圖，——只能算作一個空名的紹介。格羅斯是德國人，原屬踏踏主義（Dadaismus）者之一人，後來却轉了左翼。據匈牙利的批評家瑪載（T. Matza）說，這是因為他的藝術要有內容——思想，已不能被踏踏主義所牢籠的緣故。歐洲大戰時候，大家用毒瓦斯來打仗，他曾畫了一幅諷刺畫，給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的嘴上，也蒙上一個避毒的嘴套，於是很受了一場罰，也是有名的事，只今還頗有些人記得的。

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五日，校訖記。

魯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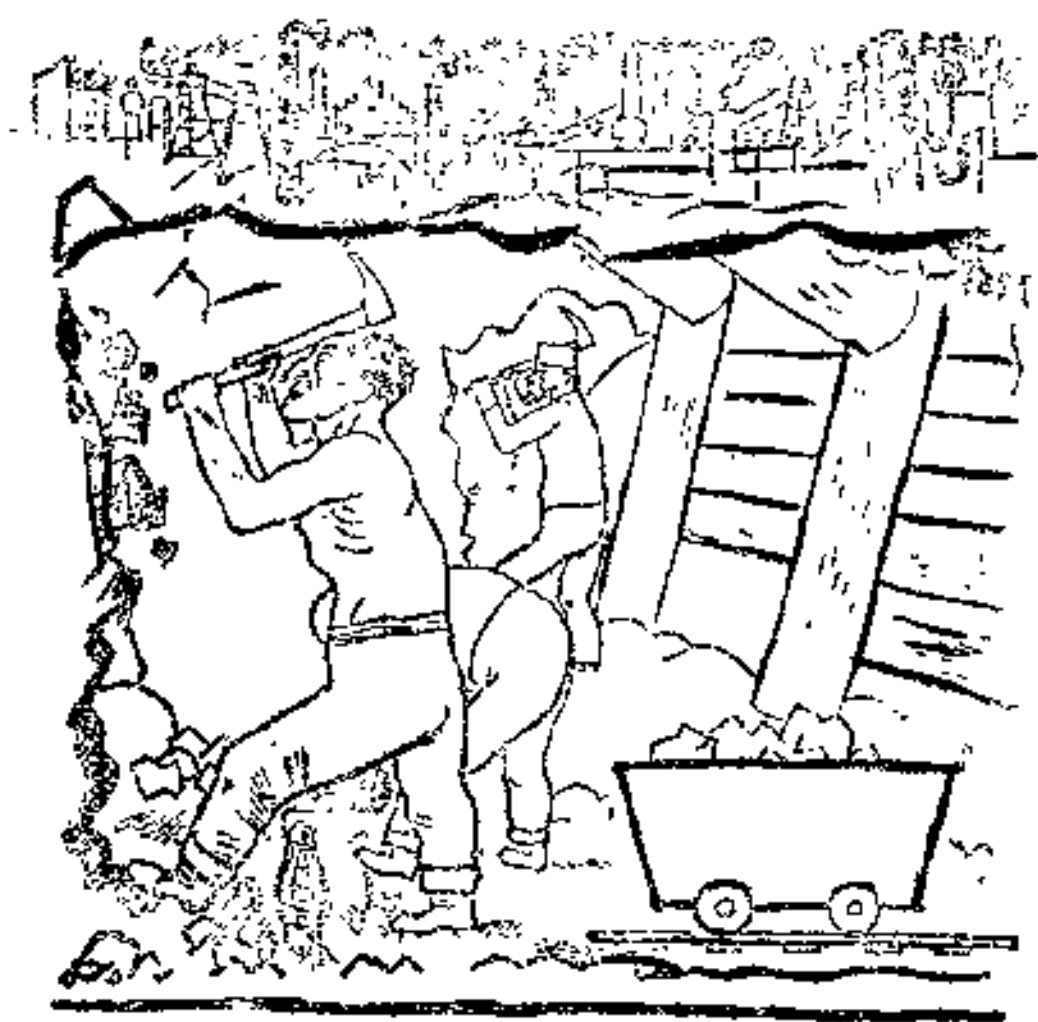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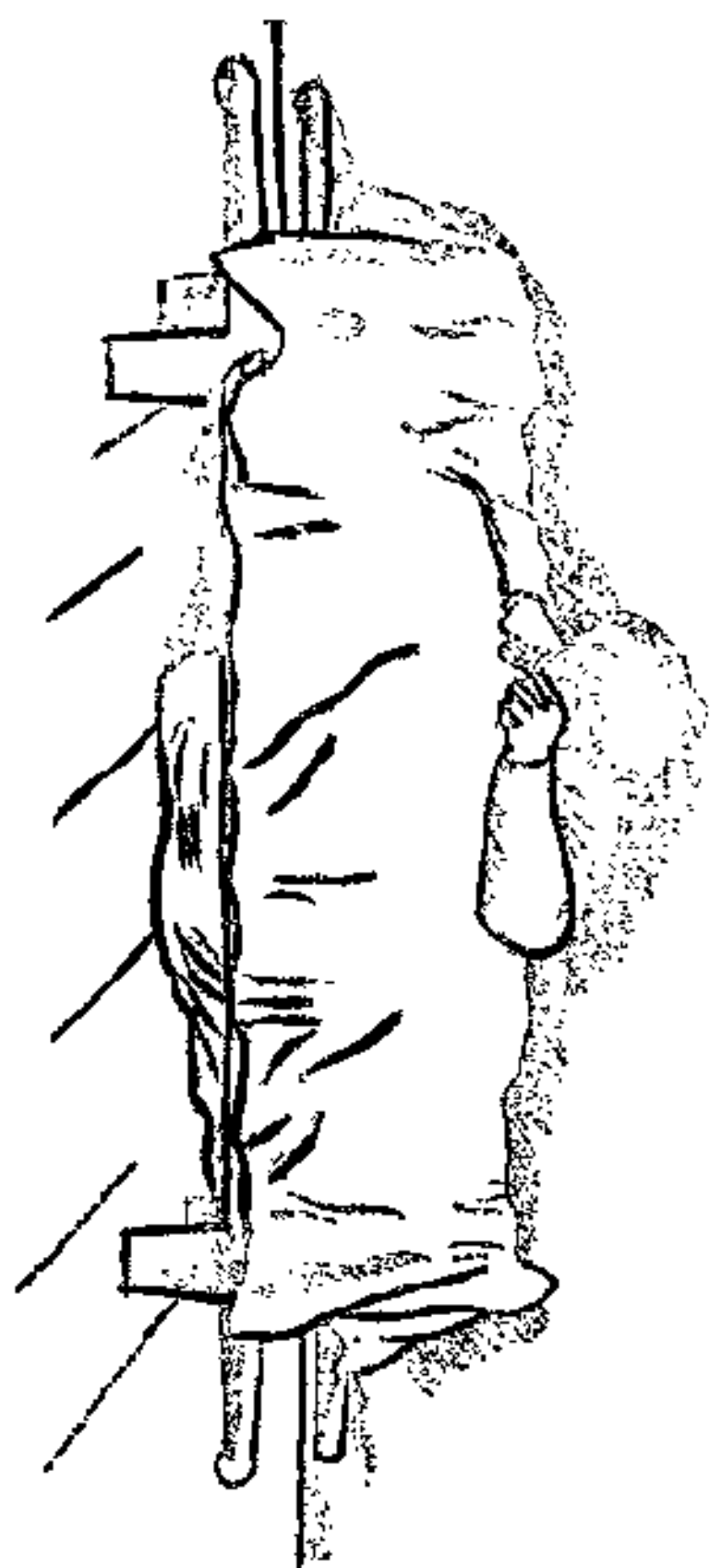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一 第



圖二第



### 第三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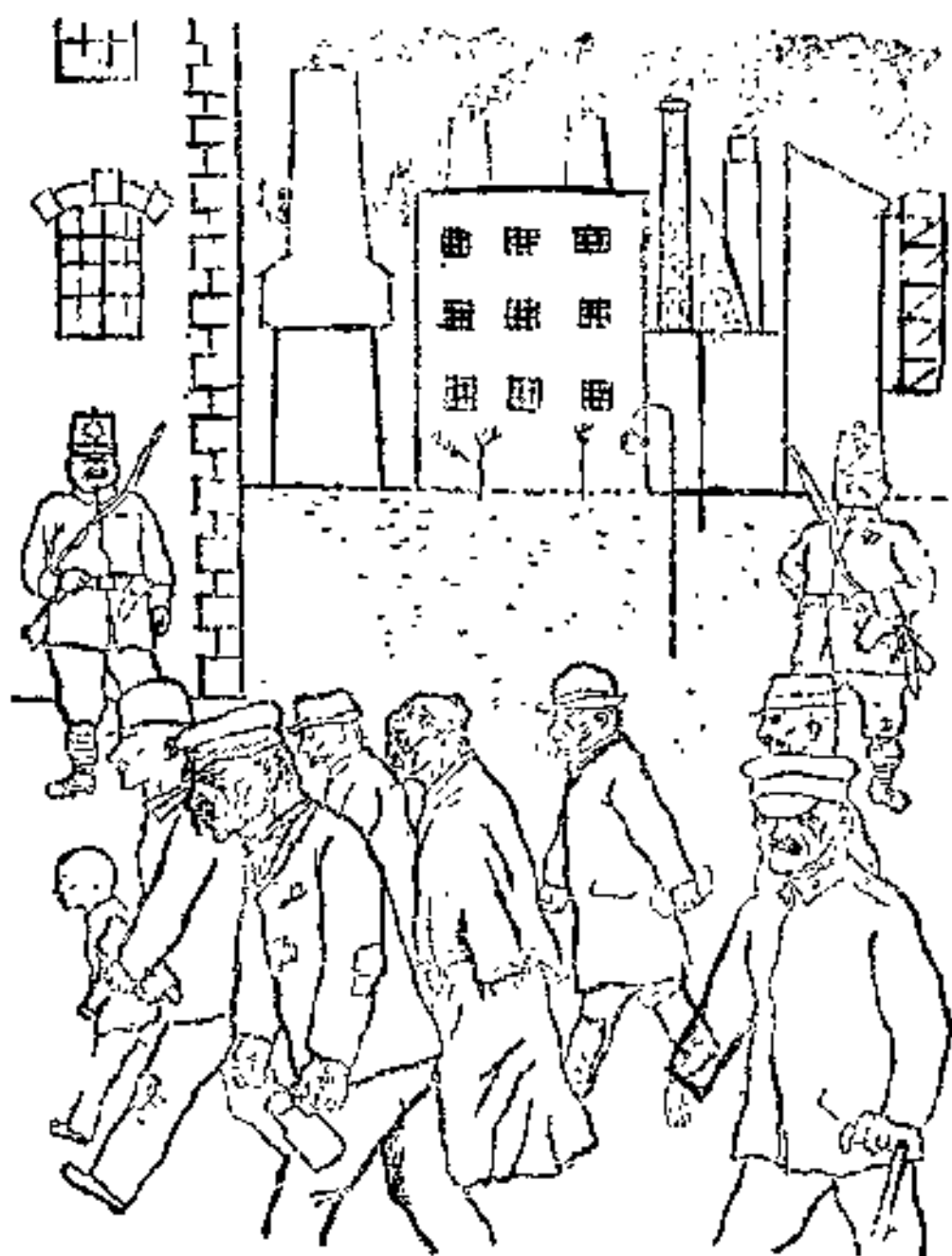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四 第



圖 五 第



圖 六 第

## 目 錄

|   |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|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 | 煤的故事·····    | 一  |
| 二 | 火柴盒子的故事····· | 二  |
| 三 | 水瓶的故事·····   | 二七 |
| 四 | 毯子的故事·····   | 四一 |
| 五 | 鐵壺的故事·····   | 五九 |
| 六 | 破雪草的故事·····  | 七五 |

德國 喬治·格羅斯插畫六幅



煤  
的  
故  
事

小小的彼得去溜冰，把腿跌折了。就只好從早到夜，靜靜的躺在牀上。非常之無聊。因為母親是整天的在外面工作，同隊玩耍的朋友呢，又都在外面的雪地裏，耍得出神，全不想到來看生病的人了。但是，白天的時候，亮亮的，太陽光從窗戶間射了進來，將愉快的影子映在壁上，小孩子還可以獨自有些喜歡。一到夜，狹小的房漸漸昏暗起來，小彼得便也跟着覺得膽怯，只等着在樓梯上面，聽見母親的足音。況且母親不回來，小小的火爐裏不生火，也是冷得擋不住的。

那一天，從早上起，就下雪。彼得從牀上，望着長的棉花似的白白的線，落了下來。到底是周圍都烏黑了。他受了凍，不知怎地心裏有些害怕，淒涼，只靜靜地躺着。